續高僧傳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篇二　正傳二　附見一十八

左

孝大僧正南澗　沙門慧超傳一

續高僧傳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左

篇二 正傳二 附見一十八

梁大僧正南澗 沙門[illegible]慧超傳一

梁師草堂寺智名釋慧[illegible]二

梁西河石壁谷[illegible]寺釋曇鸞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超傳四

梁會稽嘉祥[illegible]志皎傳五

魏洛陵釋[illegible]傳六 曇[illegible]

魏[illegible]州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illegible]嚴寺釋僧密傳八

梁楊都湖宮寺[illegible]曇准傳九 [illegible]

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梁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僧璽寶淵慧濟慧紹曇僧

梁楊都[illegible]功寺釋慧開傳十二

梁楊都建初寺[illegible]明徹傳十三

梁餘杭[illegible]寺釋[illegible]

梁楊都瓦官[illegible]宗傳[illegible]

魏[illegible]慶德[illegible]貞傳十 僧達慧聰

梁益州羅天[illegible]寶淵傳十七 法文法度法護道興

梁楊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道摽本閑

梁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本閑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梁揚都治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 道標 本闕

梁揚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本闕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番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无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勤精[illegible]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為辭嘗寓坐有胡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人若不為五衆之傑則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及以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坐紛綸飛伏雍容摸揩故早為皂帛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參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歷告終梁祚伊始超現疾新林情存極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勑乃授僧正

君子共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
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齊歷告終梁

祚伊始超現疾新林情存極溺信次
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勑乃授僧正
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緇侶咸稟
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
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
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
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
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嚴既而
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資受不言姓
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坐容
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
徵異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果
幽尋　異從之聲聞于數巴山人恠
視唯見超身射獵之徒莫不自息
天監年中帝請為家僧礼問殊積初
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
猶漏皇明御寓掇採群經圓壇更造
文義斯擒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
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礼如法勤修
上復齋居宣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
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礼好靜
蔑學性之人迄屬未覿慍喜之儀加以
形過八尺胥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
譽顒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

詞怡聆共延美而起鳴謙跪礼好靜
蔫學性之人之慶未覿慍喜之儀加以

形過八尺覆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
譽顯帝又請於惠輪殿講淨名經上
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
擁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
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攝青山以栖
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狩
交横八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
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
以陵谷乖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閑
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
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
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為
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為製
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
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
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
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
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
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
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為靈粲故風鑒
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
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鱗童競采常以

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
惟聚沙為佛塔疊石為高座七歲便

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
為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
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繡纊
季父憙畋獵化終不改常嘆曰飛走
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
乃絶韉腥对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勸
戒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
日煞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促来就
死驚覺汗流詰旦便毀諸獵具深改
前各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
頭騰倚隨之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
不嘗見寺世崇黄老未聞佛法而宿
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
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
因乃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
于剡徧礼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
多究經典故東境謡曰少達妙理婁
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薙
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
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揔持為
特進顔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
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礼眠閑之
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术蠲疾延華深

將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
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
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礼服闋之
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术蠲疾延華深
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
德雅相嘆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
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
年夏未隆王便鰒躬盡敬衆咸懷不
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為釋門領袖
一人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為貴勝所
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
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礼於鍾嶺次宗
舊館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住
此寺結宇山樹疏壤幽岫雖邑居非
遠而蕭條物外既冥賞素誠便有終
焉之託顒嘆曰山茨約王清虛滿世
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
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
弘法教剡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
開法花大品剡遇疾晝寢見胡僧云
菩薩當至尋有道人来者是也俄而
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
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
也每見輙趣為礼或問此乃君族下
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喻此
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宜

世每見輒趨為礼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

天下豈老夫敬致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且約孝通宜感思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鵠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獵狩馴階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弊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姨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覽一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求授戒自尒災怯永絶及沈侯罷郡相携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礼敬弥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盛秀出當時臨宮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嘗以朱門蓬户為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為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啓勑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後邪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僕之省檀越為之當復入地矣天監
元年沈為尚書僕射啓勑請入省住

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有憂生
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滅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
未然皆此類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
九部皆蘊匱胷襟陶鎔懷抱顯說
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靡蓋群品
皇帝斷鄙反樸信無為道發菩提心
攝重雲殿以戒葉精微功德剡廣既
為万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辟巨海
百川之長若須弥羣山之寂三果四
向緣此以成十力三明因茲而立帝
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儀
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為道
資人弘理无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
立且帝皇師吕大聖師友遂古以来
斯道無隆農軒周孔憲章仁義況
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
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闍梨之尊
屬當智者之号逡巡退讓情在固執
懇懃勸請辞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
勑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尒去
来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要菩薩戒乃

幸等覺殿降鄙玉輦屈万乘之尊中
在三之敬暫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

来禁省礼供優給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鄙玉輦屈万乘之尊中在三之敬暫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躬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礼然後就坐皇儲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昇狀若貪愛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後數日二鳥無何同化又勅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遶為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難議之而愛悅閑靜祥華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麞麋群於兇虎鳧鴨於鷹鸇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媼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去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如其惡也亦不勞覩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

媚賫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如其惡也亦不勞覩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綦綠花紅狀䟽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号為本生焉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諜山川靈異擅奇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术三十餘年布艾為衣過七十載鳴謙操擅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轝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脇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淩靈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叅疾荅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墳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

臨訣悲慟僧宰輙聽覽者二旬有一
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誌墓左
墳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
改塟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
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乗青牛忽然鳴
吼淚下交流至塟日勅使牽從部伍
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
鸛一雙繞墳鳴唳聲甚哀婉塟後
三日欻然永逝下勅竪碑墓左詔王
筠為文
釋曇鸞或為鸞未詳其氏鴈門人家
近五臺山神迹靈怳逸于民聽時未
志學便往尋焉備覩遺蹤心神歡悅
便即出家内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
四論佛性弥所窮研讀大集經恨其
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
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
青霄忽見天門洞開六欲階位上下
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瘉欲継前作
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
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
心願所指脩習斯法果克既已方崇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古

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内宗重遂往從
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六

心懷所指備習其法果克既已方榮
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

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内宗重遂往從
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
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
為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
曰斯非覘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
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
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
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
殿中旁无餘座徑往昇之竪佛性義
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摽
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開往
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
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
無錯誤帝極嘆訝曰此千迷道從來
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
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礼接問所
由來鸞曰欲學佛法限年命促減故
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
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
尋致書通問陶乃荅曰去月耳聞音
聲玆辰明受文字將由頂礼歲積故
使真應來儀正尒整拂藤蒲具陳花
水端襟鏡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接對欣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
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

使真應來儀正尒整拂藤蒲具陳花
水端襟鍛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

接對欣然便以仙經十卷用酬遠意
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
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
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為起
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
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顧不食言及
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帖然安
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為江神
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
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
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
不死法勝此土仙經者乎留支嗤地
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
長生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
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
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尋頂
受所賫仙方並火焚之自行化他流
靡弘廣魏主重之号為神鸞焉下勅
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
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基
業今号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
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
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乘

蓬勃音聲繁吏預登寺者並同矚之
以事上聞勅乃瘞于汾西泰陵文谷

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
臨至終日幡花幢蓋高映院宇香華

蓬勃音聲繁吏預登寺者並同瞻之
以事上聞勅乃塟于汾西泰陵文谷
營建塼塔并為立碑今並存焉然鸞
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
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縁名滿魏都
用為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仰
隨文注之又撰礼淨土十二偈續龍
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
世仍自号為有魏玄簡大士六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
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
慾流殺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
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猒世出家具
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
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
吾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
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
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
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
李子數斛擷欲取之先得枝葉覺而
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尒
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
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一帔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
寒連禁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

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
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

一帔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
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
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為本有用盛細
而折心時以為穿鑿有神思也梁武
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參義學必須
碩解卯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
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傖僧韶法
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
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
道如川流當於龍猊寺披講將訖靜
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帢服致敬曰
願法師常在此卯法當相擁衛言訖
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
都嘗薈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
皆除識者以為寺神之所護矣于時
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竟
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為盛又
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
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
謀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
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將物
其勤至若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
及三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
賜錢十万卯於龍制寺入藏

其勤至若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

並後進峯岫參預撰集勒卷既成王賜錢十万即於龍猊寺分贍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謙逢值泥雨輙自策杖戴笠履屐徧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珎畜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絶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礼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强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為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礼拜嗽口坐于龍猊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絶而心上煖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礼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智慈二禪師幡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絶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云

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
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公

亡實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
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几案蓮華滿
地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
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晈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
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
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
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
多浮沉曰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
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燕以
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
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
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
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
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
實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
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
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為龜
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
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帙十卷
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納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
明才術高世雖曰耳聞及對孝文不

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

納孽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号大法尊王八十餘卷感行於世辯執讀知為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廳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亡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從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遥礼云

釋道登姓苟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測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

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絶迹恨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

亟百數何世无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

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曇諦絕迹
艮山彭城劉遺民辟事就閑斯並自
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
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攜豈欲
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
化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
亦隨行及到洛陽君目僧尼莫不賓
礼魏主邀登艮季策授榮爵以其本
姓不華改苟為耐講說之盛四時不
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竟學侶追隨相
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
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
便從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
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
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尒潛
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
聲華負海秦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
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
敬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
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
法汰頗謂礭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
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寄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
譏搆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書

法汰頗謂礦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寄負氣高論

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譏搆於竟陵王寀不叙濁清任其書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湯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嘆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列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礼廬江何點彭城劉繒並到房接足伸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撿洗物不有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

由是坎壈弥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

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珎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海内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嘆曰為尒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弥復勇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澈終日凞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架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撥臨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未能剋已横相陵罵超亦盱衡嚅噉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

未之數也他日賁日我之與卿誰相
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

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
房屏絶賓倖内外墳典常擁膝前而
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毬蟀鳴壁
中書郎吴郡張率謂曰垂鳴聒耳塵
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荅曰時
聞此聲足代簫管塵隨風来我未暇
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人高其放
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
人住湘宫寺探玄析奥甚有精理年
三十二丸卒于住寺時以威年俱卒楊
輦同哀
釋僧高姓華氏吴興東遷人出家住
龍光寺聞僧旻説前修立義有諸同
異則忘寢息志欲禀受又聽其語論
轉捷則撫掌累嘆思與偕也隆昌之
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
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
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薄藉體饘粥
糊口茹菜充飢而未曾以貧寒變節
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奥粹理悟
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
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高公儁

雅清虚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
理鈞深致遠善能難校廉而未謙莫

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

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鈎深致遠善能雌校廉而未謙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詮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叙同其業者重其情性測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礼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公情性和理蔫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旱不患不成美器自高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閑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康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未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禺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交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塩人初出家為宣武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止京住道林寺歷聽蔵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罷博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闕無對辯人

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止京住道林寺歷聽蔵旻二公經論後移住莊

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罐傳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闕無對辯人間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衆演散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　變无窮雖逢勍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惠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親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万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貲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洗濯周旋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率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隽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礼誦風素堅寒著弥威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草友于並與之明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塘人六歲喪父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魂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苦外兄所養便歔欷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弃去之美因無求集

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心諦
觀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為

外兄所養便歔欷嗚咽良久乃止他
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嘆
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尒乎自是專務
道學切不棄日當與同學數輩住師
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
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
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嘆曰孺
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
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
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
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
十誦隨出楊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為
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按其興
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
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
師摽正經論妙會撰神譚思通微易
鈎深奥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深
相欽屬及領荆州携遊七澤請於内
第開講淨名每曰諸經文句既是應
撰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
字先來英舊人各晉情課當今日望
此玄宗遠無駑驊深懷愧惻時咸重
其謙退及蕭氏將薨則別塵尾軟几

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
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析

此玄宗遠無疑驩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斃則別塵尾軟几

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請常為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奥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徵留重疊乍經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長召進于内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八万條章富博頗撮聚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辞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奥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礼故使二宫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將成忽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怡色温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振退而流涕中使叅候晨宵不絶徹自惟將卒奉啓告辞皇心載軫於万壽殿時内外極揆一時慟絶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遑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遺恡但知恩知慶輙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繆玄覺雖未能體

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

本出東荒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
釋門契闊少年 綢繆玄覽雖未能體

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
親奉御筵提奬法席且仁且訓備沐
恩奬恒願舒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
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
願陛下永刼永任益蔭無涯具足莊
嚴道場訓物天垂海外同為淨土勝
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值之慶
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奉覲惟
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
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
誠謹遣表以聞勅答省疏增其憂耿
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
堅明道行絕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
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
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
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
起亂想覽筆悽滿不復多云帝因
於寺為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
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
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
之舊墓勅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
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

之舊墓勑給東園秘器凶事所資隨
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雅年出家
住北倉寺為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
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
充食啖麁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
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
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
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
裹西遊住禪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
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
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既優精解
無导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
不敵不攻有時竊發潛登
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
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
吳興丘墀皆攝敬推賞頗永勗誡後
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
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今
講筵相接道俗嘆服沙門智藏後遊
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
賓僚食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
可去矣吾欲入文開曰釋迦說法多
寶踊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
藏有慙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
離俗任孔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

寶踊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
藏有慙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荆州江陵人早年
離俗住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
耳不妄屬口不狂言修身潔已動靜
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
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
麁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飢入里不給
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擔誘化
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
住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
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不覓貪積
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全楚弘宣有
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光人九歲
出家雋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
之居廣德寺為沙門道記弟子年十
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
謂曰後來揔持者其在尒乎及至年
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備謙之業卓
犖摽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
齊名時人目建為文句無前目貞為
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為義會之友道
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覿施造像千
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

元悅並折腰頂礼諮奉戒訓會魏德

俗斯所聽衆千人隨得覲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元悅並折腰頂礼諮奉戒訓會魏德襄陵女人居上毀論曰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礼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夕死吾无恨矣建日時不可失亦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為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

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聡道寄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継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邕丞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恡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輙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遥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園寺武帝好論義百勑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次立義於每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聡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寄博習多通雅傳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

道寄博習多通雅傳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為弘通之主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禀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儁警智慮過人但恨迥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儻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狽无所推下旻累諫曉喻返以為讎因今改塗復從智藏採聽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勇勵辛勤有倍恒曰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侍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尚書緘封一簏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書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簏未來判无講理淵曰然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挾西返還住舊寺摽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已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為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今出郭於路以刃自刎則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今時復有法文法度法獲道興等並

一州為牧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強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仐出郭於路以刃自刎則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門仐時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采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履信不交世務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學宗為諸雄辯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令使吾門不墜者其在仐乎父奉伯蔿信大法知其聰儁可期神幽宜長濟愛海年十二勑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氷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禀經論散處伽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為注記雖无大才而弥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摽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惠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為惠景弟子景清恒

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

釋惠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

七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惠景弟子景清恒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揔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受學通三玄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鎮其纖密禀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資聽毗尼裁得數遍集乃嘆曰不謂始學已氷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勑還爲壽光學士又勑學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群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躡而默然斯亦禀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樸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携於

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平侯蕭昺西游襄口復屈俱行法筵又

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襆無資蓄安成康
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蓄要請相携於

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
平侯蕭昺西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
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趍二
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
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
目其母哀其爲年至七歲教彈琵琶
以爲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
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
盛興齋講母携玉赴會一聞欣領曰
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
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
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險必期相續玉包
略詞旨氣懾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
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
毀過礼茹菜奉齋伏凶持操五年野
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
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
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
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
羅蹲轢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
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
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

罇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
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捻持之功莫與

冈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耆年
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儲

罇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
聞聲即憶其名義斯揔持之功莫與
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
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弥隆餘哲生来
結搶頟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王必
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
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
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
東慕用此執心難成迴向便願生蓮
華佛國曉夕勤到搶不久留身無疵
瘵便行後事受諸弟子衣服几杖麈尾
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
之也並共驚之王曰願與運同世非
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
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
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大德並
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
来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
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尒之時足
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
日香氣乃絶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
氏昆季俱制縗絰與諸門人収其屍
而葬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

氏昆季俱制纕經與諸門人取其屍而葬焉

後梁荆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玉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攉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善言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鬚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恧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題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朞月道風飈舉恂七衆不齊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盲起瘵怡然從政以天監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珎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覲腴旨進饋薦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

凡講理賑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致滅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
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

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
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
皆製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
之法名也自去北面歸依時移三紀
權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
善導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
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隴述德
如左

續高僧傳卷第六